

貓

陳李才

房子死後
剩下一片空地
無名，無地址，被鐵網包圍
零星車輛停泊
又離去，像前來哀悼的陌生人

那裏有暗自生長的狹縫
孕育你們
每次天光出走廣闊的
再回來。房子不斷重生不斷繁衍
更多失語的人，像你們
放輕腳步尾隨著其中一個
看他
把沉重鐵閘打開
又關上。你們踏過屋簷
窗框中，他蜷縮著
臉埋在枕頭，啞默如石
一夜時間停滯

隔著牆壁
他能夠多忍受一些，同時也察覺你們
狩獵的凝視。他無處可逃了
在異境，人的靈魂變慢
你們同時看見發生的與未發生的
他問，接下來會如何
你們轉身跳落
瓦礫之上，無聲
無息

有一天需要消失的證明
他念出一些名字，一些地址
彷彿暴雨中緊握著最後一張字條
在似曾相識的地方
怔住好久，而墨色的記憶
從指縫流出
緩慢地
緩慢地形成漩渦
漩渦
正在孕育新的空地

灌木叢

李曜庭

我把秋天的一切送到灌木叢裏
為你伸長我的脖子。

日子是一棵咆哮樹。
我喜歡它的煩惱
它必須緩慢生長的姿勢。

我用麻線把你織起，雨季
四月的接骨木。

禮拜五晚的觀塘繞道

劉清華

有人深夜在高速公路上
打了個死結
硬邦邦的扭了幾圈
一座幾千隻落地玻璃窗外的雲霄飛車
銀灰色的水泥身
(滑過時間)(滑過空間)

準備在凌晨兩點半
領著我和數字號巴士上的乘客
前前後後
全速衝向光暈以外的暗
掉進隔音屏都阻擋不了的快感
失重的本質的城市人的
瘋狂都纏繞在潮濕的跑道之上
他們刪掉終站
抹去盡頭
理想城市的必需品
是一票票失去蹤影的陌生人

公路的結愈來愈多

(讀))
(((音)

我仍然不能算是一個務實的人
一直不符合你的意願。我們坐在一起
在各自的旅程中飛翔，我久已怯於向你證明
哀愁的傷害，在艱難的語言中
找到數之不盡的弱點、怯懦。
關於理想，一些找不回來的價值
我從來不敢將它形容得
義正詞嚴，一些我無法完成的事
至今依然無法完成
像一部論述式電影始終無法完成的結尾

菜餚必先通過一個
繁複的過程，才能超越一具其他動物的身體
是一道菜，一門藝術和美學。
當母親把刀子放入家禽的咽喉
割出不連貫的聲音，再放入
魚腹的城府，彷彿那裏是個廣闊的城市
放入這些名為食物的家族
我第一次從不鏽鋼片中讀出
我們所知的童話，是一連串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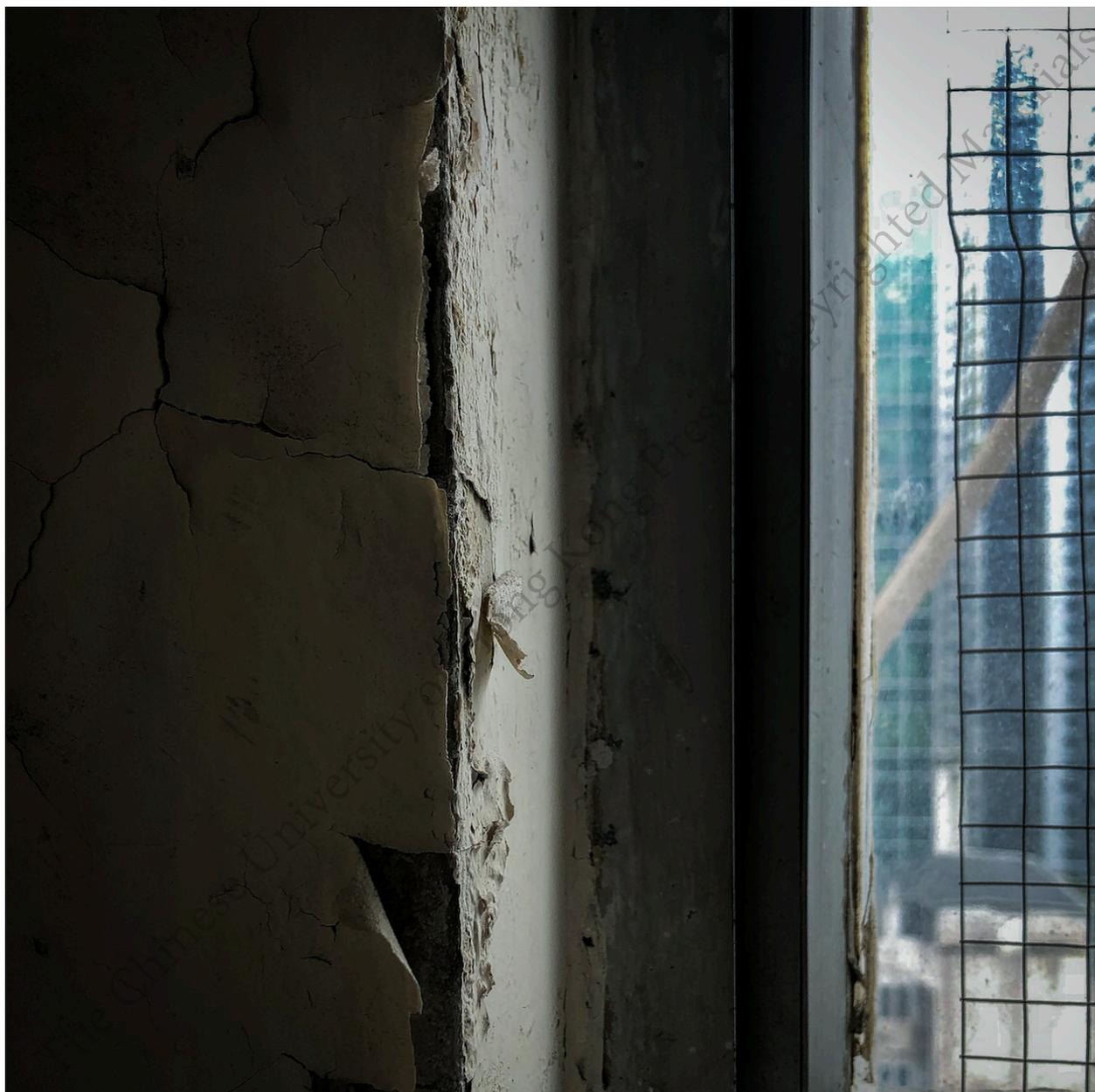
圍爐夜裏，通過許多老舊的食忌
快速飛過語言的嵌縫、禁地
我們依然被禁止，依然享受這一場
味道散失的旅程

2015.7.25.



攝影：Natalie

(讀))
(((音)



攝影：Natalie

(讀))
(((音)

龍蜥

文於天

我做了龍蜥
會噴火
有夢想：妻妾成群
與世界相處一段日子
與父親去比利時
去另一座山結婚
我站在孤單的山上噴火
我吼叫
壓抑的動物就一一飛過大河

我做了龍蜥
他們的怪獸住在山上
他們去動物園上學
學歷史
學禮儀
夢想當醫生
當律師
使用儀器和公義

2011.6.19.

